

搭

成培德

档

么!更重要的实质问题是合作,即协作。你支持我工作,我帮助你工作,共同为带好一班人而努力。

一日,轧机不顺,先是耳子,他便收档板,突然又不咬钢,我便压大顶。下眼正常了,上眼却又不顺。二人相视,只见他一脸汗水,眼睑已成水帘洞,面颊上还贴了几片氧化铁皮,如若我是外人,瞧他这模样,准会笑。然,我不是外人,同时我自己那副尊容也好不了哪去,彼此彼此,谁也不笑话谁了。几支钢已别别扭扭通过轧机,质量上没毛病,但难干,产量上不去不说,操作者也得累个贼死。看着工友们挥汗,当班长的自然于心不忍,脸上无光。于是二人上去再调,他这当儿已发现自己档板收小了,便立即放开。你放档板,我则松大顶,0.618出来了。钢被轻松地吞进吐出,顺了!工友们投来一片很满意的微笑,我和他再一相视,心里甜滋滋的。



学雷锋古城春满 周传民 刻

他说:“咱俩水平还可以!”我说:“我不行。”他又说:“唉!咋能这么说,这轧机调出来了,是咱俩的功劳,调不出来,咱俩一对笨蛋!”

那日后,他便叫我“搭档”,我问:“谁是亨特?”他说他是,那么我便成了麦考尔。

他胖,也很壮,但却生了胆结石。他动不动就讲这么一句话:“今天我这石头又疼了!”人身上长石头,一定很疼。我没得这病,自然无法描述那疼的味,看他痛苦的表情和时不时就要按按肋下的动作,也就知道那疼的味道了。

一天,他没来上班,我便去问班长夫人,她说:“他石头又疼了,转了一晚上磨。”

下了班我们全班一齐去探视他。这种时刻,作为搭档的我,当然更是急着去慰问他的。

推门进去,班长正在床上躺着。

“好点了么?”我们问。

“打了一针,这阵儿好多了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样,班里还顺吧?”

一个小小轧机班长的头脑中,大概全部的理想和追求就是这么一个字——顺。

“顺!”我们说。有人打趣道:“看不出来哟,亨特还这么先进,一睁眼就关心生产。”

茶乡春色

张宣强

茶乡又春风,横看侧看色彩有几重?远处见疏淡,

他很吃力地笑笑:“哪是?我是怕累着我搭档么!”他也仍风趣。大家都笑。

“难得病一回,好好休几天吧!”大老刘讲话很艺术。

他说:“我听你说这话,叫人心里真滋润!”说完他又骂大老刘,骂完则笑。笑仍很吃力,但精神却好多了。我说:“你可不敢死,你死了我没搭档了。”

他说,他死了班里的亨特就没人顶了,所以坚决不死。

我想,我们这种打哈哈般的探视病人的方式一定不多见,但他却有我们钢铁工人那种直率、坦荡、热情的风格。

这就是我和他,还有我们这个班。说得这么热闹,他是谁?我是谁?

告诉您吧!他就是陕西钢厂二轧车间400轧机甲班的班长郑连杰,我呢!便是本文的涂鸦者,名字在标题下面印着哩!



刊头设计 周末 本版编辑 叶广苓

近处是葱茏;黄的浅,蓝的深,红的轻,绿的重。茶歌挤破濛濛雾,鸟儿乘兴入云空。采茶人,画图中。双手忙忙采不停,一枝一叶总关情,一把好雨一把好风,一篮唱青山一篮歌年丰。这边芬芳才入篓,那边山色又转浓!顿觉此身变茶树,叶儿绿,枝儿青,万绿丛中争做青春梦...

情

邓清华

深夜,我站在门口,捺下门铃手键,脑海里顷刻失掉了火车轮子的轰鸣。稍等,不见室内有动静。再按,听得里面窸窣。谁?跟着声音从室内传出。我答应一声,稚音变得极度兴奋高亢:“爸爸!”随着锁响,门开了,我一脚跨进,顺势抱起“千金”。

由于我的归来,千金因高兴得满脸通红,任凭我用硬扎扎的胡子在她稚嫩的小脸蛋上乱撞,跟着将她高高举起,放下,反复几次,逗玩三二分钟,才顾及妻子。灯影里,却见妻躺在那儿一动不动,没了往日的热情。再看,见妻额上放一手绢,白底,唐老鸭米老鼠画面。我料定因又在捣蛋,于是柔柔喊声妻名,妻眼眨眨,不理。因收敛了笑:“妈妈病了。”

我忙走到床前,妻果然脸庞红红,嘴唇烧起了白皮。我用手试额,烫手!“吃药了吗?”我急切问。因答:“吃了。刚才我给妈妈喂的。”话说得同大人一般。

那年,因刚百天,我就被调到省城工作。家里一摊,全扔给妻。妻除上班外,一天四次风雨无阻去托儿所送接小因……终于,因五岁多了,上学了,和城里大部分双职工的宝贝一样,脖子上挂个钥匙,这还能穷对付,难就难在二人谁生了病……



我提起暖水瓶,都是空空。又看炉子,没有火苗。摸炉膛,冰凉,知道并非一天所致。又见

爷爷与小河

爷爷年轻的时候,小河还很年轻,壮阔的波浪托起爷爷宽大的船头。一根长篙把推车的、挑担的,送到了对面的堤口。一船去了,一船来了,爷爷觉得这是地义天经的。

爷爷苍老了,小河的水溜儿也小了。每当老奶奶和小孙子隔河相望的时候,爷爷就用弯弯的脊背代替已朽的木船,为老老少少背去忧愁。趟过去了,又趟回来了,这时候爷爷趟出了一个桥的念头。

爷爷去了,只留下一块墓碑。小河老了,变成了一条细细的水沟。有一天,一群人把墓碑拖到了河当中。从

地上放脸盆,因正把妻头上的小手绢取下,在脸盆里搓洗,稍拧、撕平,叠成长方形,搭在妻头上。

我眼眶里“倏”地涌出泪水,又尽量控制,使泪花不致滚出。我爬在妻跟前,端详着妻温

柔而又同火晶柿子般的面孔,慢慢捧起她的胳膊,却见她手里攥着一块光滑洁净的雨花石。我疑惑,须臾,又清醒。那次因发烧,不正是我让她攥过这雨花石散热吗?

我抬眼看因,见她正扑闪着黑白分明的小眸,似乎在问:“我做得对吗,爸爸?”我点点头,把因搂在怀里,攥紧她的小手…… (插图 林涛)

雷锋颂歌

李隆汉

我曾做过许多关于人生的梦,每个梦里都有他亲切的笑容;我曾唱过许多关于人生的歌,每支歌儿都把他的精神赞颂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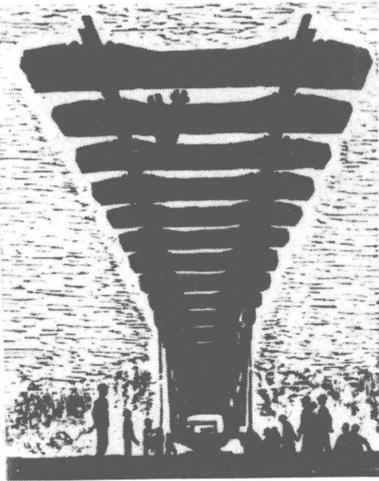
雷锋,一位多么平凡的战士,历史丰碑上不朽的姓名。他用臂膀架起生活的金桥,他以真情带起时代的新风。

他的目光,告诉我祖国的利益比一切都高,他的襟怀,昭示我人民的事业比一切都重,他的业绩塑造东方大地崭新的文明,他的精神闪耀中华民族无上的光荣。

“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过得更美好”,这闪光的语言镌刻在时代的胸膛,创造,成了中华儿女神圣的天职,奉献,化为华夏九州一致的行动。

雷锋是十一万万中国人共同的心声,他的旗帜永远招展在我们的行列中,看呵,走在前面的雷锋只有一个,跟上去的,有千个雷锋,万个雷锋……

此小河有了桥。男男女女起爷爷的墓碑,走了,走了。人们忽然想起爷爷,爷爷的船,和他年轻的故事,还有……雨过天晴,一道七彩虹在小河上空飞升,飞升。 (含昊文 刘荐)



铺轨 贺永超

西安生活锅炉厂

升华牌SL2000/1.5型立式双炉排生活锅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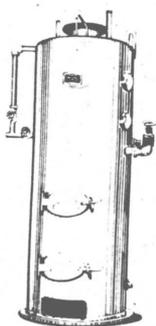
升华牌WS2000—2.5型卧式双排生活锅炉

荣获1989年西安市优质产品称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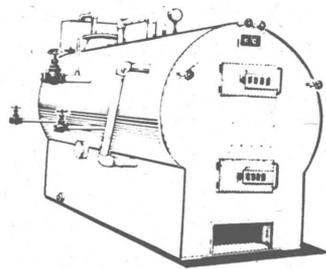
厂址:西安市北关栖凤路24号

电话:61471

电挂:1427



SL15型立式双炉排生活锅炉



WS型卧式双排生活锅炉